

C. 布拉凯特

〔美国〕B. 怀 尔 德

W. 赖 施

蔡小松译

本片的故事发生在那个美好的年代里。那时,“西列那”(注:这个词有两个含义:汽笛和冷美人)的意思是黑皮肤的美人,而不是空袭警报……那时,巴黎人关上灯并不是因为害怕炸弹!

淡入——一眼就可以认出的城市风光:四月的巴黎。

“克拉伦斯”饭店豪华的大厅,旋转门从外面转动。有人走进来,他显然不是本地的。这是俄国商会会员布尔亚诺夫同志。在巴黎这暖和的季节里他仍然一副俄罗斯式的装束:镶着皮领的大衣,皮帽子,过冬的皮鞋。

他四下打量,被大厅的气派震惊了。门房迎上前,他为这种奇怪的打扮所感到的震惊丝毫不亚于来访者。

门房(恭敬地):能为您做些什么,先生?

布尔亚诺夫:没什么,没什么。

他匆匆忙忙地推门离开。门房站直了身子。这时又从街上进来一个俄国人。他也是那身打扮,也是东张西望。这是伊拉诺夫同志。

门房(好奇地向他走来):请您吩咐,先生。

伊拉诺夫:我就看一看。

他也溜走了。门房重新回到原地,但这时转门送进来第三位来访者,他的装束与前两个人如出一辙。这是科帕尔斯基。他脚下不停,一边看着大厅,一边跟着转门出去了。

---

\* 本剧本转译自俄罗斯《电影剧本》杂志,1995年第6期。——编者

一辆出租车停在人行道边上。布尔亚诺夫和伊拉诺夫站在车旁,脚边放着一只大皮箱。科帕尔斯基走过来。

科帕尔斯基:同志们,怎么昧着良心说话?这家饭店简直太棒了。

伊拉诺夫:说实话,我们俄国有没有这种地方?

三个人异口同声:没有!没有!没有!

伊拉诺夫:你们想像一下,这家饭店里的床是什么样子?

科帕尔斯基:别人对我说,只要你按一次铃,就会进来一个服务生。按两下——进来的是餐厅服务员。你们知道吗,要是按三下会出现什么结果?一个女招待!一个法国女人!

伊拉诺夫(两眼发亮):同志们,如果我们按上九次铃的话……快走吧!

三个俄国人走进“克拉伦斯”饭店大厅。其中两人抬着一只孤零零的箱子,另一个人走到门房身边。

科帕尔斯基:您是门房?

门房(疑惑地望着他们):正是。

科帕尔斯基: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俄国商会会员,伊拉诺夫同志。

门房矜持地鞠了一躬。

伊拉诺夫:这是科帕尔斯基同志。

布尔亚诺夫:我是布尔亚诺夫同志。可否问一问,你们这里的房钱是多少?

门房(只想尽快摆脱这三个人):先生们,我恐怕我们的房价非常贵。

布尔亚诺夫:您害怕?您有什么可怕的?

另外两个人赞同地点点头。

门房(看看他们的箱子):愿为您效劳。您还有其他行李吗?

伊拉诺夫:有,有。你们能不能找一个保险柜,放这个箱子?

门房:我怕保管室里没有这么大的保险箱。

伊拉诺夫:这就更好了。

门房:但我怕,先生们……

布尔亚诺夫:他老是怕这怕那的!

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点点头。

门房(发起火来):我只不过想解释清楚。房间当然无可挑剔——但不知是否称你们的心……要知道这可是皇室套房。

布尔亚诺夫：皇室套房?! 等一等。

三个俄国人走到旁边，商量起来，脑门几乎贴在一起。

布尔亚诺夫(压低嗓门)：同志们，我警告在先！要是莫斯科知道咱们住进皇室套房，可吃不了兜着走！

伊拉诺夫(很想住得舒舒服服)：那我们就说，我们要套间全是为了保险柜。这个理由完全可信！我们说，再没有其他保险柜了。

伙伴们高兴地同意了。

布尔亚诺夫和科帕尔斯基：聪明！太聪明了！

布尔亚诺夫(突然又产生了疑虑)：可没有人不让我们把东西分成三四份，放进保管室呀？这样自己就可以要小一点儿的房间了。怎么，这主意不好吗？

看来，这美好生活的梦想即将成为泡影。伊拉诺夫解了围。

伊拉诺夫：主意是不错，但谁知道，我们曾经想到这一点了呢？

布尔亚诺夫和科帕尔斯基(高兴地)：对！不错！

布尔亚诺夫(转向门房)：我们就要皇室套房。

门房领他们向电梯走去。两个俄国人拖着箱子。

皇室套房。俄国人打开大保险柜的柜门，把箱子塞进去。然后科帕尔斯基走到电话机旁。

房间中央有一个侍者正在摆桌子，该吃早餐了。这是一个俄国侨民，前伯爵拉科宁。

科帕尔斯基(对话筒)：请给我接梅尔希耶先生……对，是珠宝商。

拉科宁凝神细听。

科帕尔斯基：我要和梅希耶先生本人谈话……梅希耶先生吗？您好。我是俄国商会的科帕尔斯基。是的，今天早上到的……谢谢。

拉科宁一边摆桌子，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谈话。

科帕尔斯基：是的。全都在这儿。宝石项链也在。一共十四件首饰……什么？……不，梅希耶先生。女大公斯瓦娜的珠宝是十四件。您可以查一下……授权？当然了，我们有授权。委托书我们也带着。

科帕尔斯基继续说着什么，而拉科宁却沿着楼梯飞奔而下，边跑边扣上大衣扣子。

他跑上大街，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拉科宁(对出租汽车司机):柳·德·沙龙街八号。

沙龙街八号是一座有许多房间的巴黎式建筑。一个典型的巴黎花花公子列昂·达尔古伯爵走进大门。

一个女仆打开女大公斯瓦娜的房门。

女仆:早上好!伯爵!

列昂(他像在自己家一样):早上好!

女仆:殿下还没有更衣。

列昂:这不奇怪。

他走进卧室。斯瓦娜身穿睡袍坐在梳妆台前。

斯瓦娜:你好,列昂。

列昂(像老朋友那样漫不经心地亲了她一下):早上好,斯瓦娜!

斯瓦娜:好?可怕的早晨,简直太可怕了!怎么也没法清醒过来。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……还有这明晃晃的光线!怎么才能弄灭它呢?你想想主意,列昂。我对我这张脸简直烦透了!最好能另换一张脸。要是你可以挑选的话,你会选个什么样的脸?……啊,算了吧。大概,一个人配长什么样儿,他就有张什么样的脸。

在这段长长的话语里,列昂坐下来,点上一支烟看报纸,没怎么注意斯瓦娜的唠叨。

列昂:和你谈话真有意思,斯瓦娜。你提出一大堆问题,却一个也不等别人回答。

斯瓦娜:这很好,不是吗?……昨天你没过来。为什么?

列昂:亲爱的,我去处理你的事情。

斯瓦娜:有何成果?

列昂(精神大振):请你忘掉赌博,忘掉赛马,忘掉股票吧!如今我们什么都不用操心了。你记得那只镶着钻石数字的白金小表吗?很快你就会把它送给我了。

斯瓦娜(诙谐地):噢,列昂,你可真太客气了!

亲了他一下。

列昂:只要你一句话——我们就成富翁了。昨天我和吉佐一起吃午饭。

斯瓦娜(疑惑地):和那个记者?

列昂:你简直无法相信,多少有头有脸的人和吉佐一起吃午饭呀。

• 116 •

斯瓦娜：这只能说明，人们是多么害怕舆论界。

列昂：你听啊，斯瓦娜。我给吉佐先生出了一个主意——把你的回忆录刊登在《星期日报》上，题为《女大公斯瓦娜的生活和爱情》。

斯瓦娜（抗议）：噢，列昂……

列昂：我的心肝，要是你肯翻一翻你的过去，我们就不用为将来发愁了。

斯瓦娜：那我当初何必拒绝给贝特拉医生的牙膏做广告呢？只要我说一句，维萨维茨基吸尘器——是罗曼诺夫家族使用过的唯一的吸尘器，我就能挣到大把大把的钞票。可你却想把我的秘密添枝加叶，登在低级趣味的小报上！

列昂：我非常理解你，不过凡事总得有个分寸。比如个人的自尊啦，体面啦……他们答应出任何价钱！他们的发行量有两百万份！

斯瓦娜：想像一下：那两百万个小职员和售货员，只要花上一个苏，就可以对我的私生活评头论足。想想用我那精彩的自传包上的奶酪和小灌肠吧！我已经看见，在我的隐私上的一块大大的油渍。

列昂（知道现在应该拨哪根弦）：我只不过想劝你。不过你可不要意气用事……如果这是你的最后决定——请想想后果吧（他的样子好像要跳入深渊似的）。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工作。

这句话立竿见影。斯瓦娜站起身，走到列昂身边。

斯瓦娜：我的小纤夫……别再吓唬我了，我不该这样。（拥抱他）你不是我的小纤夫吗？

列昂：瞧你，斯瓦娜……

斯瓦娜：不，你先说：你是我的小纤夫吗？

列昂（只想摆脱她）：是的，是的，我是你的小纤夫。

斯瓦娜（回到梳妆台前）：嗯……两百万读者……我可知道，他们想看的是什么。第一章：“金色笼子里的童年。迷人的小公主玩弄着的……胡子。”

列昂（重新打起精神）：或者这样……这是我想出来的。吉佐觉得这个开头第一流。（坐到她身旁）“……和鲜血。斯瓦娜冰上逃生。”

斯瓦娜：最好添上两只猎狗，简直就是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了。

列昂（他又想起一个新主意）：也许这样更好些……你说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布尔什维克份子？一次也没有？

斯瓦娜（苦苦回想）：布尔什维克……没有，没有遇到过。

列昂：真遗憾。一下少了九千字。

传来敲门声。

斯瓦娜：请进。

女仆（走进来）：拉科宁伯爵求见女大公殿下。

列昂：拉科宁伯爵？

斯瓦娜：“克拉伦斯”饭店的服务生。你应该认识这个不幸的人。

列昂：啊，是的。

斯瓦娜（对女仆）：请您告诉他，我只能在半个小时以后见他。

女仆：伯爵请求您——尽量快一些。现在饭店正是午餐时间，他是在上第一道菜和第二道菜之间暂时离开的。

女仆走出去。斯瓦娜也向客厅走去。这是个怡人的房间，奇迹般地洋溢着帝俄时代的风情。

斯瓦娜（没有随手关上门）：您好，我的朋友。

拉科宁毕恭毕敬地迎候她，就像女大公从前在自己宫殿里时那样。

拉科宁：殿下！请恕我冒昧来访，不过……

斯瓦娜：出什么事啦？您被开除了？

拉科宁：不是……殿下！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和您的钻石有关。

斯瓦娜：我的钻石？

拉科宁：我记得在举国爱戴的皇帝陛下生日那天，我有幸在冬宫旁边担任守卫。那天的一切历历在目：您向陛下行曲膝礼，您戴着一顶王冠和宝石项链。您的脸庞在钻石光芒的映衬下熠熠生辉。

斯瓦娜（迷惑不解地）：您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些？多少年前的事了！

拉科宁：它们在这儿！您的钻石在这里，在巴黎！

斯瓦娜：阿列克赛！您疯了吗？

拉科宁：今天早晨有三个苏维埃的代表过来。我暗中听到他们和那个珠宝商梅希耶的谈话。殿下，他们打算卖掉钻石！

列昂（出现在卧室门口）：我有没有听错？是在谈什么钻石吗？

斯瓦娜：拉科宁，老天保佑他，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。（走到电话旁，对话筒）巴尔扎克街 27—6—9。（对列昂）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。

列昂兴致勃勃地凑上前来。

拉科宁：请原谅，我得赶回去了。

• 118 •

斯瓦娜：我太感激您了，我的朋友！有消息我会随时通知您的。

拉科宁伯爵离开房间。

斯瓦娜（对话筒）：我是斯瓦娜女大公。我想找科尔尼昂先生……有要紧事，请催他一下……科尔尼昂先生吧？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的钻石现在在巴黎！……有三只布尔什维克猪到这里想把它们卖掉……对，对……必须马上行动！请您给警察局打电话，把他们抓起来……好吧，那就禁止这桩交易。一定得做点儿什么！（听到对方的反对意见）不过这可是我的钻石！我的！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把它夺回来！

列昂（和斯瓦娜同样激动）：他怎么说？

斯瓦娜：嘘——嘘！（对话筒）这会有什么問題？您到底是谁的律师——我的还是他们的？……好吧，我再跟您联系。

她放下电话。对于这些法律上的微妙之处她很难以理解。

列昂：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

斯瓦娜（心灰意冷地）：看样子，希望不大。他说——机会是有，仅此而已。因为法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苏维埃政权。他怀疑，法国人会为了我而挑起武装冲突。他会尽量打赢这场官司，但这需要钱，钱，钱……这些律师就认得钱！

列昂（拥抱着她）：亲爱的，别激动。你要律师干什么？你还有你的小纤夫哪。

斯瓦娜望着他，眼前重新燃起希望之光。

化入：放在皇室套房桌子上的钻石。

珠宝商梅希耶眼睛上套着一只放大镜，挑剔地鉴别钻石。三个俄国人围成半圆站在旁边。梅希耶是个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的绅士，但做起生意来却见缝必钻。

梅希耶（抬起头）：非常好。美仑美奂——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你们的价格不现实。我出的价格是最高价！

科帕尔斯基：可是，梅希耶先生……

梅希耶（置之不理）：先生们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我来谈这笔交易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威望，吃亏的肯定是我。

伊拉诺夫把布尔亚诺夫拉到一旁，凑到他耳边。

伊拉诺夫（低声地）：资本家的鬼把戏！他们总是嚷嚷亏本，实际上大把大把地捞钱。

电话响了。

布尔亚诺夫(拿起话筒):喂……对,我们是布尔亚诺夫,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……谁?达尔古伯爵?……不,不,大概搞错了,我们现在很忙。

梅希耶:我奉劝各位一句,不会有人比我们公司出的价钱更高。不管怎样,现在的经济形势就是如此。

科帕尔斯基:我们可以再等一等。

伊拉诺夫(端起架子来):难道我们像穷困潦倒的人吗?

梅希耶:像。先生们,牌就摆在桌面上。就在最近几天,俄国代表准备在纽约出卖十五幅伦勃朗的油画;而伦敦的商务代表团已经把巴库的油田抵押出去了。你们需要钱,要得很急!可我并不想乘人之危,我给你们报了个好价钱。

科帕尔斯基:等一等(三个俄国人走到一边)。

伊拉诺夫(压低嗓门):他在耍挟我们!

布尔亚诺夫:有什么办法,只好听他的。

科帕尔斯基:同志们!同志们!我们不能马上就投降。我们一定要捍卫俄国的荣誉!

布尔亚诺夫:那好吧,过十分钟我们再让步。

有人敲门。伊拉诺夫转动钥匙,把门打开一点儿。列昂从门缝中探进头来。

伊拉诺夫:我们已经说过不要打扰……

列昂挤进房间,走到梅希耶面前。

几个俄国人用身体挡住钻石,不让他看见,趁他们俩说话的时候,把钻石藏回保险柜里。

列昂:梅希耶先生,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列昂·达尔古伯爵。我想我曾经有幸在贵店见过您。我十分看好那只嵌着钻石数字的白金表。

梅希耶:啊,是的,是的。

列昂(看了一眼钻石):东西不错,是不是?

科帕尔斯基:可是先生,您有什么权利……

列昂(面带诱人的微笑):请稍等片刻。(对珠宝商)我希望你们还没有达成交易吧?这或许会给您惹上麻烦的。

三个俄国人齐声道:怎么回事?!您是谁?!……您想干什么?!

列昂:这些钻石……是斯瓦娜女大公的私人财产,它们被苏维埃政府非法攫取……我谨代表女大公殿下。这是我的授权书。



他把文件递给珠宝商,梅希耶仔细地读起来。

伊拉诺夫:梅希耶先生,这是一派胡言!

科帕尔斯基:也许这些石头曾经属于女大公,但是作为私人财产,它们已经被国家没收了。

列昂:钻石到底归谁还是交给法国法庭来裁决吧。眼下我已经递交了关于禁止买卖和出运这些珠宝的声明……这是副本。

俄国人看着副本,惊慌失措。

列昂(转身对珠宝商):我有义务提醒您,这并非想使您感到不快。

梅希耶:谢谢您。(转身对三个俄国人)先生们,这使我们的谈判出现了新的情况。在一切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解决之前……

科帕尔斯基:您可以给我们的大使打电话!

伊拉诺夫:我向您发誓,钻石是用合法的手段没收的。

梅希耶:我请诸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并没有收回我的报价。一旦法国法庭允许,交易即告成立。不过现在——再见。

他鞠了一躬,朝大门走去。列昂送他到门口,为他打开房门,俨然以主人自居。

列昂(自信地):希望您能原谅我,梅希耶先生。

梅希耶(小声地):恰恰相反,我觉得我太走运了。再见(告辞而去)。

列昂:再见,梅希耶先生。

他关上房门,转身面对三个俄国人。三个人怒不可遏。

列昂(轻快地):好了,先生们……吃点儿东西怎么样?

伊拉诺夫:滚开!

列昂:何必这么厉害呢,先生们?你们并没有失去一切。你们还有机会。

科帕尔斯基(怒气冲冲):我们?我们还有机会?

列昂:是的。机会很小,不过终归是有。我并不否认:在法庭上你们肯定会有所收获。

科帕尔斯基:我们不想和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要去找律师。

列昂:那就请吧。你们找律师,我去找法院。

伊拉诺夫:这帮不了您。我们是吓不倒的!

科帕尔斯基:我们身后是强大的苏维埃国家。

布尔亚诺夫:您以为,如果您代表前公爵夫人的利益……

列昂：女大公。

布尔亚诺夫：是前女大公。

列昂：随您怎么称呼她都是那么美丽动人，仪态高雅。我提醒您：假如这件事闹上法庭，这里也是法国法庭。只要女大公一出现在法官面前……

伊拉诺夫：好吧，我们来假设一下。就算她站在法官面前。她又能对他们说什么呢？

列昂：可是她将给法官大人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啊！她那入时的装束是那么的合体。先生们，法官将是法国人，陪审员——是法国人，而全体听众——也是法国人。你们有没有去过法国法院里听过审理？你们看没看见，当一个美丽的女子轻轻撩起裙裾，坐到椅子上时，会出现什么情况？可你们呢，一拉裤腿就坐下来——又能给你们带来什么？

伊拉诺夫：您好像想让我们把钻石交给您？

列昂：噢，不，不。我可不是路边的强盗。我只不过是个想给你们找点儿麻烦的人罢了，而且尽量让你们的麻烦越多越好。

布尔亚诺夫：您休想我们会让步。不过我还是想知道，您打的什么主意？

列昂：那么，我的建议怎么样，先生们？

科帕尔斯基：什么建议？

列昂：吃点儿东西。（抓起电话）餐厅吗？

“克拉伦斯”饭店的走廊。两名侍者将一辆餐车推到皇室套房门前。冰块上面放着黑鱼子和许多精美的小吃。餐桌消失在门后。房间里传来布尔亚诺夫、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赞叹声。

几秒钟后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卖烟姑娘走进房间。欢呼声更高了。之后又有两名侍者走进房间。一个端着香槟酒，另外一个拿着放杯子的托盘。卖烟姑娘兴冲冲地迎面跑出来，在走廊里飞奔，跑下楼梯。

侍者们穿梭往来。一些人从房间里出来，一些人把各种小吃送进去。卖烟姑娘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楼梯跑上来，后面还跟着两个姑娘。三个人冲进皇室套房，里面传来一片欢呼。淡出。

已是灯火通明。房间里维也纳的五人乐队正在演奏民族乐器。洋琴乐声悠扬。三个俄国人酩酊大醉，和姑娘们一起跳舞。其中一人还把装烟的托盘挂在身上。这是个无伤大雅，但是吵闹不堪的晚会。列昂坐在书桌后，远离欢闹的人群，毫不在意身边的喧闹。他面前放着一张电报纸。

• 122 •

列昂：嗨，萨维茨基沙，谢尔什，米沙！

三个人心花怒放，一起向他走过来。

科帕尔斯基：怎么了，列昂？

伊拉诺夫（一把抱住列昂）：出什么事了，小伙子？

列昂：我想谈谈给莫斯科发电报的事。这些小事何必你们动手呢？我已经写好了。

布尔亚诺夫：列昂！列昂涅奇卡！（抱住他）你为什么这么好呢？

他亲吻列昂，伊拉诺夫也这么做。

伊拉诺夫：列昂，我的小伙子……

科帕尔斯基（凑上来）：啊！列昂，你真是太好了！

列昂（想要摆脱他们的拥抱）：这个商会的委员姓什么？

伊拉诺夫：拉济宁。

列昂（写道）：“莫斯科，商会，拉济宁同志收”。

科帕尔斯基：你大概不会喜欢他。

布尔亚诺夫：他是个坏人。他把别人送到西伯利亚。

伊拉诺夫：我们不喜欢拉济宁。

布尔亚诺夫（又想爬过去拥抱他）：可我们喜欢你，列昂。这是不是真的，我们都喜欢列昂？

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：喜欢！我们喜欢列昂涅奇卡！

又是一番俄罗斯式的亲热。列昂挣脱着站起身。

列昂：你们觉得这份电报怎么样？（读道）：“莫斯科，商会，拉济宁委员。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女大公斯瓦娜现在巴黎，并宣布对珠宝的所有权。已经下令禁止买卖和出运。我们认真研究了形势，结论如下：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最好的办法是同意分给她百分之五十。伊拉诺夫，布尔亚诺夫和科帕尔斯基。”

科帕尔斯基：列昂，要是我们把这份电报发出去，我们自己也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。

伊拉诺夫：要是我们去了西伯利亚……

列昂（手里拿着电报）：那我给你们每人寄一副暖手筒。

布尔亚诺夫：你可真好！

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：你特别，特别好！

三个人又扑到列昂身上，连亲带抱。这时拉科宁又端来几瓶香槟酒。他们放开列昂，跑过去搂住拉科宁亲起来。

三个人：侍者同志，我们的小侍者！你为什么这么好呢？

等拉科宁往杯子里倒满香槟酒，列昂把他拽到一旁。

列昂：马上把这份电报送到邮局。

拉科宁：好的，先生。

他走出房间，沿着走廊飞奔而去，边跑边读着电报。

叠化：俄罗斯背景上的电报条。

叠化：莫斯科上空的电报条。

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。拉济宁手里拿着电报站在窗边。他是个地道的布尔什维克，一个大兵。他读到的东西使他怒不可遏。他把信纸揉成一团，目视前方。他的神情看来不会让布尔亚诺夫、伊拉诺夫和科帕尔斯基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淡出。

淡入。“克拉伦斯”饭店的走廊。电梯门开了，三个俄国人走出来。现在他们衣冠楚楚，俨然是跑马场里的常客，刚刚赛完马回来。其中两个人还拿着观剧用的望远镜。

三个人走进皇室套房。

电话铃响了。伊拉诺夫抓起话筒。

伊拉诺夫：是的，列昂（有点儿激动）这是什么意思，列昂？这种事不能性急。要给莫斯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。我们谁也拍不了板……你能晚点儿来我们这里吗？……

他走进另一个房间。布尔亚诺夫扑上来。

布尔亚诺夫：米沙！

伊拉诺夫：出什么事了？

布尔亚诺夫：莫斯科的电报。它已经放在这儿一整天了。

科帕尔斯基走过来，读电报：“谈判立即中止。特使星期四六点十分抵达。你们的授权见信即告撤消。拉济宁。”

伊拉诺夫：星期四——就是今天。

布尔亚诺夫：已经五点四十了。

他们冲进卧室。

科帕尔斯基：我一直说，西伯利亚就是我们的归宿。

• 124 •

叠化：“克拉伦斯”饭店。门房站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伊拉诺夫、布尔亚诺夫和科帕尔斯基从电梯里跑出来。伊拉诺夫在门房身边停下脚步，另两个人在大门外等着他。

伊拉诺夫（对门房）：有一位特使从莫斯科来。他要住在皇室套房，把我们的东西搬到你们这里找得到的最小的房间里去。

门房：一切照办，先生。

伊拉诺夫：一切要抓紧，马上。

布尔亚诺夫和科帕尔斯基（不耐烦地在门口喊）：伊拉诺夫！

伊拉诺夫：来了，来了（冲向门口）！

叠化：巴黎火车站。列车刚刚抵达。三个人在月台上飞奔。他们既不知道特使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。他们挨个儿打量迎面而来的旅客，想猜出来。

伊拉诺夫：真是件美差！也许，我们已经把他错过了。

科帕尔斯基：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根本不知道长相的人呢？

伊拉诺夫指着一个一脸大胡子，背着背包的人。

伊拉诺夫：这大概是他。

布尔亚诺夫：不错，这个人像苏联同志。

他们朝大胡子凑过去，可还没等和他搭上腔，一个德国姑娘跑上前来。两人抬手行了个纳粹礼，打了个招呼。

大胡子和姑娘：嗨，希特勒！

他们拥抱在一起。三个人僵在原地。

科帕尔斯基：不，这不是他。

布尔亚诺夫：那还用说，不是他。

月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。三个人无助的四下打量，看见有一个女子，也在四处张望，好像在找什么人。这是妮诺契卡·雅库朔娃——商会派来的特使。

三个人激动不安地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一起朝她走过去。妮诺契卡也迎面走来。

妮诺契卡：我找米哈伊尔·西蒙诺夫·伊拉诺夫。

伊拉诺夫：米哈伊尔·西蒙诺夫·伊拉诺夫——正是在下。

妮诺契卡：我是妮诺契卡·伊万诺夫娜·雅库朔娃。拉济宁委员派来找你们的特使。请给我介绍一下您的同事。

他们一一握手。妮诺契卡娜的手劲比起男人来毫不逊色。

伊拉诺夫:这是布尔亚诺夫同志。

妮诺契卡:您好,同志。

伊拉诺夫:这是科帕尔斯基同志。

妮诺契卡:您好,同志。

伊拉诺夫:真是个意外的惊喜!莫斯科竟然给我们派来一位女士!

科帕尔斯基:要是他们提前通知我们的话,我们会带着花儿来迎接您。

妮诺契卡(严肃地):我是个女人,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我们是在这里工作。四个人一起。请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走吧?

三个人手足无措。妮诺契卡弯腰拎起自己的两只箱子。

伊拉诺夫:搬运工!

搬运工(跑过来):请让我来吧?

妮诺契卡:您想干什么?

搬运工:请让我来给您拿箱子,夫人?

妮诺契卡:为什么?

科帕尔斯基:他是搬运工。他会把箱子搬走的。

妮诺契卡(对搬运工):为什么?您为什么要替别人搬箱子?

搬运工:这个么……这是我的工作,夫人。

妮诺契卡:这不是工作。这——是剥削。

搬运工:那要看小费有多少了。

科帕尔斯基(想帮她拎箱子):请让我来吧,同志。

妮诺契卡:谢谢,用不着。

她抓起两只箱子,在三个人的簇拥下转身离去。特使每说一句话都让他们的不安增添一分。

布尔亚诺夫:莫斯科有什么新闻吗?

妮诺契卡:一切正常。最近的公审进行得非常顺利。现在人口减少了,不过剩下的都是好同志。

三个人胆战心惊。

淡入:“克拉伦斯”饭店大厅。妮诺契卡在同伴的陪伴下穿过大厅。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。蓦地她停下脚步。橱窗的玻璃后面摆着一顶时髦的女帽。

妮诺契卡：这是什么东西？

科帕尔斯基：帽子，同志，一顶女帽。

妮诺契卡（摇摇头）：原来如此……要是让女人们头上戴上这种东西，文明还怎么保存？末日临头了，同志们！

淡入：皇室套房。妮诺契卡走进屋来。三个俄国人已经惊恐万状了。

布尔亚诺夫：这个套间是我们给您预备的，雅库朔娃同志。希望您能喜欢。

妮诺契卡（打量着豪华的房间）：这间屋哪个地方是我的？

伊拉诺夫：您瞧……这里和我们那边不太一样。他们的房间不是划成一部分一部分出租的。要就要整个房间。

妮诺契卡：这房间多少钱？

伊拉诺夫：两千法郎。

妮诺契卡：一个星期？

伊拉诺夫：一天。

妮诺契卡：但是您知道，一头牛多少钱吗，布尔亚诺夫同志？

伊拉诺夫：一头牛？

妮诺契卡：两千法郎。如果我在这里住一个星期，就等于花掉苏联人民七头牛的价钱。（声音激昂地）可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能夺走人民的七头牛？

布尔亚诺夫：我们为了保险箱，才要的这间套房。我们在……旁边开了一个小房间。

妮诺契卡（从箱子里取出列宁像）：我很惭愧，竟然把列宁像放在这样的屋子里。（把像框放在书桌上）同志们，你们的电报使莫斯科极为不满。

科帕尔斯基：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同志。

妮诺契卡：但愿如此。这也是为你们好。（坐在桌子后，准备打报告）让我们从法律事务谈起吧。律师怎么说？

布尔亚诺夫：什么律师？

妮诺契卡：你们没有找律师？

布尔亚诺夫：我们没想和律师打交道。这里请律师非常贵。光是和他们打声招呼，就得用去一头牛的钱——嗨。

科帕尔斯基：我们联系了女大公的代表。我想，要是把他叫来，他会立即把一切向您说明的。

妮诺契卡：这是什么东西？

科帕尔斯基：帽子，同志，一顶女帽。

妮诺契卡（摇摇头）：原来如此……要是让女人们头上戴上这种东西，文明还怎么保存？末日临头了，同志们！

淡入：皇室套房。妮诺契卡走进屋来。三个俄国人已经惊恐万状了。

布尔亚诺夫：这个套间是我们给您预备的，雅库朔娃同志。希望您能喜欢。

妮诺契卡（打量着豪华的房间）：这间屋哪个地方是我的？

伊拉诺夫：您瞧……这里和我们那边不太一样。他们的房间不是划成一部分一部分出租的。要就要整个房间。

妮诺契卡：这房间多少钱？

伊拉诺夫：两千法郎。

妮诺契卡：一个星期？

伊拉诺夫：一天。

妮诺契卡：但是您知道，一头牛多少钱吗，布尔亚诺夫同志？

伊拉诺夫：一头牛？

妮诺契卡：两千法郎。如果我在这里住一个星期，就等于花掉苏联人民七头牛的价钱。（声音激昂地）可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能夺走人民的七头牛？

布尔亚诺夫：我们为了保险箱，才要的这间套房。我们在……旁边开了一个小房间。

妮诺契卡（从箱子里取出列宁像）：我很惭愧，竟然把列宁像放在这样的屋子里。（把像框放在书桌上）同志们，你们的电报使莫斯科极为不满。

科帕尔斯基：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同志。

妮诺契卡：但愿如此。这也是为你们好。（坐在桌子后，准备打报告）让我们从法律事务谈起吧。律师怎么说？

布尔亚诺夫：什么律师？

妮诺契卡：你们没有找律师？

布尔亚诺夫：我们没想和律师打交道。这里请律师非常贵。光是和他们打声招呼，就得用去一头牛的钱——嗨。

科帕尔斯基：我们联系了女大公的代表。我想，要是把他叫来，他会立即把一切向您说明的。